

123.84
毛
4

孟子集註

廣德館校正

四



信田

吉田

辰



孟子集注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

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桮音杯。棬丘圓反。○

理也。杞柳。柜柳。桮棬。屈木所爲。若厄匱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

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

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

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

夫。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于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

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

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湍波流。滌回之貌也。告子因

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

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

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

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鵲激

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

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

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鵲額也。水之過鵲。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

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

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畧相似。孟子曰。生之謂

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

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與平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

生者同是一性矣。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猶

人之性與。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

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

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

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

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

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

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

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

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

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

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

也。非內也。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

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

而事物之空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

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

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

之外也。長上聲下同。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曰。異於白

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

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

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

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

馬。愚按白馬白入。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入。所謂

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入不異。而長馬長入不同。是乃

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

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曰。吾弟則愛之。秦

有外之
有猶為
也

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曰。耆秦人之多。無以異於耆吾多。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嗜同。夫音扶。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孟子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子季子疑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鄉人長於伯兄一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

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季子問之曰。敬叔

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

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

亦在外也。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畧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

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亦生之

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

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

民好暴。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

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

王子比干。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

元子。疑此或有誤字。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孟

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

也。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若夫為

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

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

外下之也猶歟也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可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

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

也。故好是懿德。

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

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

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

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

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

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

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

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爾猶如此也。凡後人言不爾乃爾果爾聊復爾耳者並與此同義。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顧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今夫粳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粳音年。耰音憂。磽苦交反。粳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

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

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

似。天下之足同也。

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

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

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

與人殊。若大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

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

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

者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

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

其姣也則天下皆以為美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子

故曰口之於味也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有同者焉耳

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

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

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

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

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

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

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當美矣以其郊於大

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

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

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

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藥五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

木前此固當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眾故失其美耳

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

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

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雖存乎。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亡之矣。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

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山木。人心其理一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也。

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枯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日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

齊王。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

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

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

音現。○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

能如之。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

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

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

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

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

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

若與之與平聲。○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

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

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眾。正不能勝

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為是之為猶謂也。宣二軍穀梁。傳曰。趙盾曰。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言孰謂盾忍。

殺其君者也公
羊傳曰
趙盾曰
吾不弑
君誰謂
吾弑者
乎是其
證
與下之
曰語更
端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
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生亦
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
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
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眾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如使人之
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

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
患者何不為也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
以辟患而有不為也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是
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
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
耳喪去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簞食一
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嗟爾而與之行
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音食

嗣。噉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噉。吐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萬

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

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

與。為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

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眾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鄉

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

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

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

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為並

之之為並如字。○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噉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

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

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者心之德。程

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

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舍其

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

最宜詳味。令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惕然有深省處。

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故則知求。之心放而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

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學問。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

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

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

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

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

路。為指之不若人也

信與伸同。為去聲。○無指。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

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

之謂不知類也

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

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

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

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

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

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

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

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

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

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櫝

養其檟棘則為賤場師焉

舍上聲檟音賈檟音貳○場師治場圃者

梧櫝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檟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

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飲

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為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

適帝之借字

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

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

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

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

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

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

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

舊本此作比比皆也秦策曰頓

足徒楊
犯白刃
蹈煨炭
斷死於
前者比
是也

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可司聽目司視。

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注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方。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大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

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

從之。

修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修

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

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要音邀。○要求也。修

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

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

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爵位加已而

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哉。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萁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言此人心亦且并與其所以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

為猶使也

反夫音扶。○萁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萁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設學者亦

必志於設。設古候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設大

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工師也規

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孟子集注卷十一

孟子集注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平聲。○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

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

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鄉。

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字。何有。不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

於岑樓揣初委反。○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

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金重於羽者。豈謂一

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鈎帶鈎也。金本重而帶鈎。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

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

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

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雷同。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

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

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攫

其處子。則得妻。不攫則不得妻。則將攫之

乎。紵音軫。攫音婁。○紵。戾也。攫。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九重也。

○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

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

曰。然。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交問。文王

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

而已。如何則可。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曰。奚有於是。

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

雞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聲。匹字本作也。鳥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

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

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並去聲。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

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曰：交得見於

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假館而後

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

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若

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

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弁音盤○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

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闢

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

其兄闢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

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

矣夫高叟之爲詩也

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

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

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

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

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

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音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

爲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忽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姓牼名石丘地

名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

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
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

焉

說音稅。○時宋慙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鉞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卽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

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

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

可。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先生以

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

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

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

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

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

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

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

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

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

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

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

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李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

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

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趙氏曰李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李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

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他日由鄒之任見李

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

得聞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問曰夫子之

任見李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

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曰非也書曰享

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周書

為其之為猶謂也

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於享故也

為其不成享也孟子釋書屋廬子悅或問之

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内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者

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

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後為皆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

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

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

正其君下未
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

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

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

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

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

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

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

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

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

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見譏孟子

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

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與平聲○百里

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

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

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

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

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駒齊人善

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晉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

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

五霸者。搜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

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闕同。治去聲。○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培克聚斂也。

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

罪而伐之也。搜。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

移之。言述職之事。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

牲。載書而不斂。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

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

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

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

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

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

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

罪人也。軟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

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

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

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

國凶荒。不得開糴也。無有封而不告。長君之惡其罪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

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其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慎子。魯臣。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

世。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一戰勝齊。遂有南

陽。然且不可。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

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音骨。○滑釐。慎子名。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

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

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

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

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大公之封於齊也。

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今魯方百里者五
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徒取諸彼以與此

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徒空也言不殺

久而取之也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

於仁而已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

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

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

也為去聲辟與開同鄉與向同下皆同○辟開墾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

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

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

也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

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名丹周人也欲

更稅法二十分而取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

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子學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音陌○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

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設喻以詰主而主亦知其不可也。曰夫貉。

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

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飮。無百官有司。故

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飮以飲食饋客之

也。禮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

也。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也。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陶以寡。且不可以

為國。況無君子乎。因其辭以折之。欲輕之於堯舜之

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

大桀小桀也。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

白圭為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

道也。順水之性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

鄰國為壑。壑受水處也。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

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水逆行者。

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

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

而不寐。喜其道之得行。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

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

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然則奚為喜而不寐也？丑問。

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去聲。下同。好善足乎？曰：好。

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

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夫苟不好善，

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

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

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

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

人迭為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

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

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

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

之。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其次雖未行其

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

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其下朝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

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

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

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

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

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

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說音悅。○舜耕歷山。

三十登庸。說築傳嚴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

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

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之其

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

所不能。

曾與增同。○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

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

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衡與橫同。○恆。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

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

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王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則

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然後知生於憂

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

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

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

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

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集注卷十三

盡心章句上四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此其天

天也。其性之善者。此其天也。其性之不善者。此其天也。此其天也。此其天也。

此其天也。此其天也。此其天也。此其天也。此其天也。此其天也。此其天也。此其天也。

此其天也。此其天也。此其天也。此其天也。此其天也。此其天也。此其天也。此其天也。

此其天也。此其天也。此其天也。此其天也。此其天也。此其天也。此其天也。此其天也。

此其天也。此其天也。此其天也。此其天也。此其天也。此其天也。此其天也。此其天也。

孟子集注卷十二

孟子集注卷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

天矣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

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

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

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謂操而不捨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殀壽命之短長

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程子曰心也

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達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達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死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

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

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

禍。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

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

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舍。上聲。○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求之

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

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

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

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樂音

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身。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

是。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聲。○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

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

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

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

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

矣。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

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

焉。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不恥

不若人何若人有。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

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

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

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

不致敬盡禮則不得望見之見且由不得

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枉

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鉤。好語皆去聲。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之和之亦囁囁。人不知亦

囁囁。趙氏曰。囁囁。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囁囁矣。曰

尊德樂義。我則可以囁囁矣。

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

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殉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

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

事之實也。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

不失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

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

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音現。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

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

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

有為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

然則過人遠矣。

歆音坎。○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歆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

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

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

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啼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

皞皞如也。

皞胡老反。○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

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達道于譽之事。若王者則如

同義
出與
又下之

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曰

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

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曰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

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

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入尤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

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

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

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

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

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

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孩提

兄下之也與者同義

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

他達之天下也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

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

及其間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

莫之能禦也行去聲○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

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遺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

如此而已矣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

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

疾

知去聲疾丑刃反○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

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

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

者也

阿殉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

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

悔不肯小用其道以殉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

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

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

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

焉

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

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

忤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
睿之才而以

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
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

得之其樂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
以自致者惟不愧不作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

焉樂音洛下同○地闢民聚澤可遠
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中天下而立

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其道
大行

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
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君子所性雖大行

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聲○
分者所得

於天之全體故不
以窮達而有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

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

四體不言而喻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上言所
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

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清和
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

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
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

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
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

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
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

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

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為己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篇。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

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皆去聲。○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

不可勝用也。勝音升。○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民非水火不生

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

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

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

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大山而

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

門者難為言。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觀水有術，必

觀其濶，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此言道之有本也。濶，水之

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濶，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

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

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

也。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

者，跖之徒也。跖，盜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

與善之間也。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纔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

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

不為也。為我之為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

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

五子曰：『一曰：』

日一

責善，言成反。

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

下為之

故上聲。○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

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

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

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

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

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

而廢百也。

惡為皆去聲。○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

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

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一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鬪而不知開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

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

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

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

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

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久。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

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

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辟讀作譬。勅音刃。與仞同。八尺為仞。言鑿井雖深然未

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

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

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

私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惡平聲○歸還也。有實有也。言

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

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故大

甲于桐民大悅大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狎于不順大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大甲所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

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與平聲孟子曰有伊

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

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

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

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

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

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墊齊王之

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孟子曰尚志尚高尚也志者

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曰何謂尚

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

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

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非仁非義

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

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

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

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

可哉舍音捨食音嗣○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

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

人則如之何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

焉猶於也

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孟子曰。執之而

已矣。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然。則舜不禁與。

應問也。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音扶。惡平聲。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然則舜如

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之何。桃應問也。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跣也。竊負

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跣音徒。訢與欣同。樂音洛。跣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

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

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

處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

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

子與。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

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孟子曰。王子宫室車

馬衣服多與久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

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廣居見前篇。尹氏曰。晬然

見於面。蓋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魯君之宋。呼於堙澤之門。

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

此無他居相似也。

呼去聲。○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

獸畜之也。

食音嗣畜許六反。○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

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

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

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

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

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甚之喪猶

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

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紵之忍反。○紵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見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為之請數月之喪公

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為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

敢終喪其傳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緇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曰是欲終之而不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夫音扶○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如我前所譏

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下文五者蓋因去遠近先後之不同有如時雨化之者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子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

淑艾者

艾音义○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子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太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空若登天然

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

孳也

幾音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

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

為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彀率彎弓之限也

宜猶殆也
彼為之
為猶有也

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殉學者之不能也。君子引而不發躍

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

因上文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

以身殉道。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

不離也。未間以道殉乎人者也。以道從人。要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

不答。何也。更平聲。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孟子曰。挾貴而

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

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趙氏曰。二。

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

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

也。此言不及者之弊。其進銳者其退速。進銳者用心太過。其

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

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

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

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

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

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

不偏，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

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

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不能三年之喪而

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

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

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歠昌悅反。○三年之喪，服之重者

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

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

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

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

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

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

孟子集注卷十三

孟子集注卷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
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
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
愛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
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
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
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

孟子集注卷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
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
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
愛

愛
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
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公孫丑曰何謂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

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

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

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
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

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

矣。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

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

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吾於武成。取

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

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仁人無敵於天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仁人無敵於天

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

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

罪也。

陳去聲。○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好去聲。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

奚爲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

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

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

若崩厥角稽首

書大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

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

欲正己也。焉用戰。

焉於虔反。○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

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

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

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

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袵之忍反。果說文作嫗。鳥果反。○飯食也。糗乾糲也。茹亦食也。袵畫衣也。

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

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

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間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

為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為閭也。將以禦暴。

譏察。今之

為閭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

賦斂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

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

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

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

者。邪世不能亂。多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

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

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

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以然。無禮

義。則上下亂。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

得天下。未之有也。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

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社土神。稷穀神。

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是

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

得乎諸侯為大夫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

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

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犧牲既成粢盛既

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盛音成○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

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

是也故間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

志間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

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間者莫不興起也

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

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

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

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

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

道也。出重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

之交也。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趙氏曰。貉姓。稽名。為衆口所訕。

理賴也。今按漢書無理。方言亦訓賴。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詩云。憂心悄悄。

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

厥問。文王也。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

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

其昏昏。使人昭昭。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

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然用

之而成路。句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

塞子之心矣。介音戛。○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

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為猶有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

樂過於文王之樂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蠡堆蠡

音禮○豐氏曰追鐘細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蝨齒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細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

兩馬之力與與平聲○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細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細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幾

棠殆不可復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至此又饑陳臻

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自詭恐其不可也

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

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撓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

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

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

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

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

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者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行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

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

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不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

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

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

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

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

為也。在熟。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程子曰：聖不

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

也。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教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

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

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

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之。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

歸。斯受之而已矣。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畧如此。

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

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胃也。

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

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

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

用其三。而父子離。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

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

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

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

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

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

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

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

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

也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以

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

往者不追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

而已矣

從爲並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慶匿也言子之從

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

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可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

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

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

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者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

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

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為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

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君子

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

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

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

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說音稅藐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

也盡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

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

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

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

也吾何畏彼哉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

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

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
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
有存焉者寡矣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
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
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
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

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
之父歿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公孫丑問曰膾
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
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
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

同也名所獨也

肉鼎而切之爲
膾炙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

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

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畧於事進取謂
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

語與論
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

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

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音

絹○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
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狷作狷有所不爲者知恥
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孔子
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

矣。萬章問。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

狂矣。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

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何以謂之

狂也。萬章問。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

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嚶火交反行去聲。嚶嚶志大言大也重

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

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

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狂者又不可得

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猥也是又

其次也。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猥者之意狂有

志者也猥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

不失其身。屑潔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

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

如斯可謂之鄉原矣。鄉人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

子原慙字皆讀作愿謂謹愿

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

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

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

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

夷語助

○踴踴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

古人邪。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闇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萬章疑之。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孔子曰：惡

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與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獧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

進道。猥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

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由湯

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

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為湯左相。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大

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

知之。

散。素亶反。○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由孔子而來。至於

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

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

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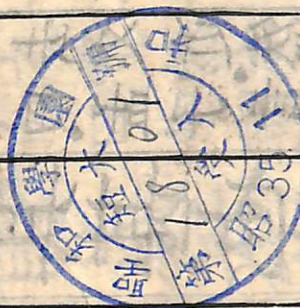
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指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

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

五

五

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
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質實焉莫知
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
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仕。辨異端。闢邪說。使聖
人之道渙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
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
名之稱情也哉。



孟子集注卷十四

古川宜衛
富山版本方
富山縣
荻田永治

鉄地所

吉田彦三郎